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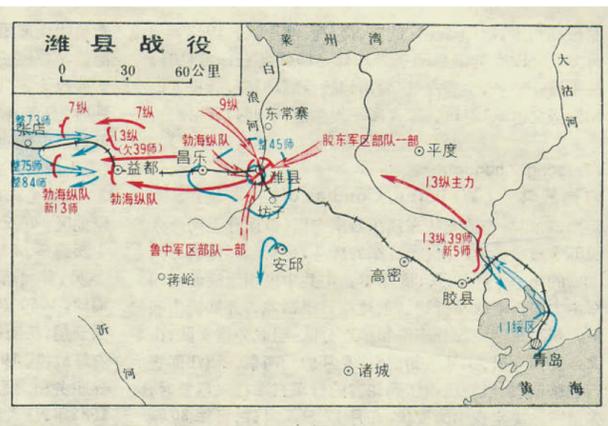
华东战场第一场城市攻坚战

把胜利旗帜插上潍县城头

曹亚铂 高亚栋



第9纵队第27师第79团获中共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授予的“潍县团”荣誉称号



潍县战役略图

潍县攻坚战，又称昌潍战役或胶济路中段战役，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东战场上的第一场城市攻坚战，也是我华东军民转入战略反攻后，取得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。

1948年3月，我山东兵团在胶济铁路(青岛—济南)西段取得周(村)张(店)战役的胜利后，潍县已是夹在鲁中和渤海两块解放区中间的孤城，被确定为下一步要解放的目标。

潍县是山东省较大的工商业城市，位于胶济线的中心，公路交通发达，是连接渤海、胶东、鲁中的枢纽。当时，国民党军在其城外据点部署了大批兵力，总指挥为国民党整编45师师长陈金城。潍县县城周围地形开阔，白浪河纵贯南北，将县城分为东西两部分。西城高出东城5米，城垣工事坚固，明碉暗堡交错，利于防守，是胶济铁路中段军事重地，被国民党称为“鲁中堡垒”。

稳扎稳打，逐次歼敌。对潍县战役，中共中央曾作过明确指示。中央指出：“潍县工事坚固，土顽的战斗不逊于蒋匪主力。在围攻潍县之前，须作周密布置。”遵照中央的指示，中共华东局也向山东兵团明确提出：“昌潍战役对整个山东战局关系重大，故必须特别谨慎，并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。”根据党中央和华东局的

指示，山东兵团在发起潍县战役前，从战地侦察、战略战术选择，到思想动员、物资筹集等各方面都进行了周密筹划，做了大量准备工作。虽然西城在城防工事和守备力量上都比东城要强，看起来东城更容易攻破，但由于西城地势比东城高5米，进攻东城势必会遭到西城守军的火力钳制。即使先拿下东城，也要顶着西城守军居高临下的高强度炮火发起进攻。因此，山东兵团决定首攻西城，打乱潍县防御指挥系统，打破东、西城相互支援的体系，从而将守军逐个歼灭。

根据当时的战场态势，进攻部队制订了分割潍县与昌乐等外围据点的联系，扫除四关守军、夺取攻城阵地，而后集中主力先攻西城，得手后居高临下夺取东城，最后肃清守军的作战计划。另以渤海军区第3军分区部队包围昌乐、田马，西海军分区部队包围寒亭；以第7纵队及渤海纵队新编第13师在长白山及其以东地区阻击济南援军；以第13纵队第39师、胶东军区新编第5师和滨北、南海军分区部队于大沽河沿岸阻击青岛援军；第13纵队主力为总预备队。

分割包围，两面夹击。1948年4月2日，渤海纵队、鲁中军区部队首先开进，切断昌乐、潍县的联系，主力于4日开始

行动，8日完成对昌潍外围守军的分割和对潍县县城的包围。随后占领飞机场、九龙山、凤凰山等要点，并展开争夺城关的激烈战斗。战至18日，我军攻占外围要点50余处，肃清了四关守军，夺取了攻城阵地。之后我军便暂停攻击，转入敌前练兵，隐蔽地实施迫近作业，进行攻城前的直接准备。这一行动麻痹了守军，敌方误以为山东兵团“伤亡甚大，放弃攻城企图”，竟在济南开会庆祝“潍县解围”。

4月23日黄昏，以猛烈炮火结合坑道爆破的方式，我军开始对潍县县城实施南北夹攻。在城北，担任主攻任务的第9纵队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，已接近城墙。因敌地堡群火力猛烈，我军受阻于城墙外。根据战场瞬息万变的现实情况，第9纵队指挥员临机应变，决定调整战场局部部署，将进攻西关的25师调至北面与27师共同进攻北关。

24日凌晨，第9纵队第27师第79团第3营开始爆破进攻，经过50分钟的连续爆破，城墙被炸开第一个突破口，5个连由此突进潍县。国民党守军将领见城墙被我军突破，调兵拼死抵抗，企图以猛烈的炮火封锁突破口，故我方展开了争夺突破口的激战。我军将士奋不顾身，英勇作战，终于扼守住突破口，大部

队随即突入城内，与敌军展开激烈巷战。此时，在城南助攻的渤海纵队11师、鲁中军区第4团也炸开突破口，突入城内，投入纵深作战。敌将陈金城、张天佐见大势已去，遂率残部逃往东城。24日晚，潍县西城宣告解放。

保持锐势，乘胜追击。26日夜，攻城部队依托西城，乘势发起对东城的总攻击，一举突入东城。陈金城眼看支撑不住，化装潜逃，被我军俘虏。至27日12时，东城战斗结束，潍县全城解放。

此役，我军共歼国民党军1个整编师主力及山东人民痛恨的反动地主武装张天佐、张景月等部共4.6万余人，争取潍县和诸城自卫队等1600余人起义。首先突破城垣的第9纵队第27师第79团，被中共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授予“潍县团”荣誉称号。

潍县、昌乐地区的解放，拔掉了国民党的“鲁中堡垒”，使渤海、胶东、鲁中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，释放了山东解放区发展生产、支援战争的潜力，进一步孤立了济南、青岛之敌。我军成功接管潍县，也为之后接管大中城市提供了宝贵经验。

史说新语

在随后两年时间里，朱德带领部队与土匪战斗数十次，歼敌千余人，打垮了十几支臭名昭著的土匪队伍，还有许多土匪逃离滇南地区，匪患基本消除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3年之后，朱德出任滇南少将旅长，在驻防的川南地区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剿匪斗争，他的“26字真经”也在实践中发展深化。1937年5月，朱德在美国作家尼姆·威尔斯谈到滇南往事时，曾这样说道：“我用以攻击敌军而获得绝对胜利的战术是流动的游击战术，这种战术是我从驻在中法边界时跟蛮子和匪徒作战的经验中得来的。”这种经典的游击战术，后来成为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法宝，也是朱德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链接历史

在随后两年时间里，朱德带领部队与土匪战斗数十次，歼敌千余人，打垮了十几支臭名昭著的土匪队伍，还有许多土匪逃离滇南地区，匪患基本消除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3年之后，朱德出任滇南少将旅长，在驻防的川南地区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剿匪斗争，他的“26字真经”也在实践中发展深化。1937年5月，朱德在美国作家尼姆·威尔斯谈到滇南往事时，曾这样说道：“我用以攻击敌军而获得绝对胜利的战术是流动的游击战术，这种战术是我从驻在中法边界时跟蛮子和匪徒作战的经验中得来的。”这种经典的游击战术，后来成为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法宝，也是朱德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链接历史

在随后两年时间里，朱德带领部队与土匪战斗数十次，歼敌千余人，打垮了十几支臭名昭著的土匪队伍，还有许多土匪逃离滇南地区，匪患基本消除。值得一提的是，3年之后，朱德出任滇南少将旅长，在驻防的川南地区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剿匪斗争，他的“26字真经”也在实践中发展深化。1937年5月，朱德在美国作家尼姆·威尔斯谈到滇南往事时，曾这样说道：“我用以攻击敌军而获得绝对胜利的战术是流动的游击战术，这种战术是我从驻在中法边界时跟蛮子和匪徒作战的经验中得来的。”这种经典的游击战术，后来成为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法宝，也是朱德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链接历史

在随后两年时间里，朱德带领部队与土匪战斗数十次，歼敌千余人，打垮了十几支臭名昭著的土匪队伍，还有许多土匪逃离滇南地区，匪患基本消除。

明清兵学

戚继光(公元1528年—公元1588年)，字元敬，号南塘，晚号孟诸，登州(今山东省蓬莱市)人。《明史》评价戚继光“在南方战功特盛”，对他抗击倭寇的佳绩给予了充分肯定。事实上，戚继光也曾长期守御北疆，贡献卓著，使得“边备修饬，蓟门宴然”。

兵学世家

戚继光出身将门之家，其祖辈曾负责山东的防卫，并世袭军职。父亲戚景通曾担任登州卫指挥金事、都指挥，也曾在北京担任过专习火器的神机营副将。戚景通不仅热爱习武，而且熟读兵书，潜心钻研御寇理论，并颇有心得。这对戚继光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由于出身兵学世家，戚继光自幼受到良好熏陶。《明史》记载，戚继光“家贫，好读书，通经史大义”，学习刻苦。戚继光出色的军事素养，与他善于总结战争，不断从战争中汲取经验直接相关，也与他长期研读兵典、借鉴传统兵学密不可分。

因为从小就打下了良好的军事基础，戚继光在乡试武举中一考即中。山东总兵沈有容称赞戚继光“世胄起家，得读父书，所谓将门出将，故师出以律”，充分肯定了戚继光的家学渊源。因为有长期学习古代兵学经典的背景，戚继光对于《孙子兵法》为代表的传统兵学，在各个方面都有所继承。在战争筹划和攻守战术等方面，都可以看出传统兵学对戚继光军事思想的影响。

研习兵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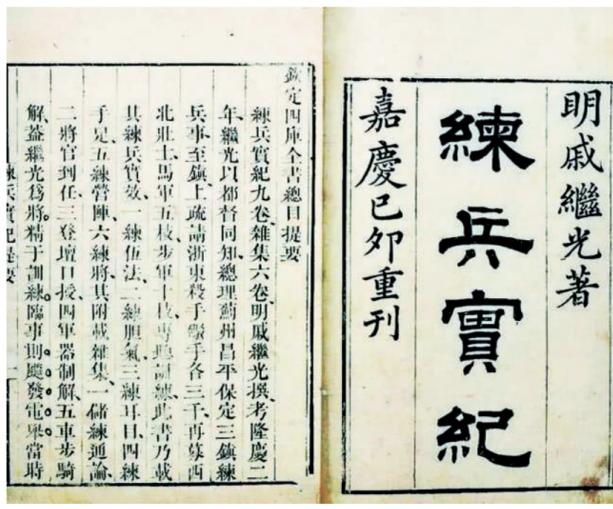
从戚继光的著作中可以看出，他非常注意对古代兵典的学习。他不仅自己学习，而且要求部下将《武经七书》白文，次第记诵……拟而研之，研而拟之”。当然，戚继光尊崇兵典，也反对拘泥兵典，他强调学习应重在“师其意”，而“不泥其迹”。

戚继光曾从《武经七书》中寻章摘句，集结成册，将其作为教科书，与部下共同探讨。古代兵典中，他对《孙子兵法》尤为熟悉和重视。在奏疏、信件中，戚继光多次引用孙子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”等经典名句。从《止止堂集·愚愚稿上》可以看出，他曾对《孙子兵法·计篇》进行过详细注解，也对《唐太宗李卫问对》等兵书进行过深入探讨。

孙子的“庙算”，堪称古代战略分析的经典范式，得到中国古代众多军事家的继承。戚继光也继承了这一理念，并改称“算定战”。戚继光在给部下讲授军事理论时，提出“算定战”的主张，并与舍命战、糊涂战进行比较：“夫大战之道有三：有算定战，有舍命战，有糊涂战。何谓算定战？得算多者得算少是也。何谓舍命战？但云我破着一腔热血报朝廷，故来只是向前便了，却将行伍等项，平日通不知整饬是也。何谓糊涂战？不知彼不知己是也。”

戚继光将战争分为3种：“算定战”“舍命战”和“糊涂战”。戚继光所主张的“算定战”，要求在未战之前，将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，关于敌我双方的重要情况，都调查清楚，由此知道己方“得算多少”，是否能达到“全胜”战略目标，然后再决定战或不战。这就是对孙子兵法的继承。

戚继光将战争分为3种：“算定战”“舍命战”和“糊涂战”。戚继光所主张的“算定战”，要求在未战之前，将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，关于敌我双方的重要情况，都调查清楚，由此知道己方“得算多少”，是否能达到“全胜”战略目标，然后再决定战或不战。这就是对孙子兵法的继承。



《练兵实纪》书影

抗倭名将戚继光 继承发扬传统兵学

熊剑平 廖 闪

兼收并蓄

戚继光为官的时代，明朝已经开始逐步走向没落，内忧外患渐显。相对而言，外患比内忧更加严重：东南沿海有倭寇袭扰，北部边境则是蒙古人进逼，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。家国不幸，却正好显现出了一代名将戚继光的才华与抱负。

在转战南北的军旅生涯中，戚继光注意总结经验教训，及时调整战略战术，改进治军方法，改善武器装备。与此同时，戚继光还善于学习当时的优秀军事家如谭纶、俞大猷、胡宗宪等人的军事思想，对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政略思想也有所借鉴。俞大猷有关水军建设的思想及多兵种协同的战术思想等，对戚继光启发尤多。正是因为兼容并蓄，戚继光的兵学思想显得气象万千，既见传统兵学的影子，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。

一生戎马的戚继光始终不忘研读兵学理论，并对自己的军旅生涯及时进行总结，所撰《纪效新书》《练兵实纪》等军事著作影响深远，以至于“谈兵者遵用焉”。《纪效新书》通行本为18卷本，系戚继光于嘉靖三十九年(公元1560年)前后在浙江任参将时所作。此外还有14卷本，系万历十二年(公元1584年)在广东任总兵时在前书的基础上删改而成。从思想内容来看，《练兵实纪》可视为《纪效新书》的姊妹篇，它们都是将军军事训练作为主要论题，重点讨论抗击倭寇的治军之术和训练之术，也涉及阵法训练，还结合火器探索实战之法。

微历史

反坦克“大象枪”

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坦克的出现使英德正面战场的作战方式由堑壕战转变为阵地战。当时德军深受坦克之苦，为弥补反坦克装备的不足，1918年毛瑟公司研制生产了M1918反坦克步枪，装备于西线德军。

这款反坦克步枪采用半浮动枪管设计，口径13.2毫米，空枪重18.6公斤，其装配的K型子弹穿甲效果优秀，在100米内以90度角命中可击穿26毫米钢板。因为其外形笨重、噪音极大，且缺乏反后坐装置，前线士兵称之为“大象枪”。

虽然有诸多弊端，但“大象枪”在反装甲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反坦克火器的研发提供了重要的实战数据。

“黏性”手雷

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英法联军防线在纳粹德军机械化部队的迅猛攻势下崩溃，英国本土能应对纳粹德军装甲部队的反坦克火器十分缺乏。

在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紧急批准下，生产便捷、造价低廉的74号反坦克手雷应运而生。截至1943年，凯氏兄弟公司共生产了约250万枚74号反坦克手雷。这款反坦克手雷由铁壳、装有硝化甘油的玻璃球和其表面的强力黏合剂组成。在设计者看来，它不仅以发挥常规手雷的爆破威力，而且可以粘在装甲表面，发挥反装甲效能。1943年2月，纳粹德国非洲军团向塔莱进军时，英军利用它摧毁了6辆纳粹德军坦克。

然而，威力巨大的“黏性”手雷并不受英军士兵喜爱。在实战中，它很容易粘在己方制服上，且因为硝化甘油的物化特性，这款手雷不能长时间稳定保存，很快便被淘汰。英军并没有将“退役”的反坦克手雷销毁，而是将它作为援助物资送给了法国游击队。(曹胜杰 由晓沂)



滇军时期的朱德

滇南剿匪往事

朱德在滇军时期摸索“游击”战术

周一

1913年夏秋之际，朱德被时任云南都督的蔡锷委以重任，出任云南陆军第一师第三旅步兵第二团一营营长，驻守滇南的蒙自、个旧一带。除了日常驻防任务，朱德统率的一营还有一个重要任务——剿匪。

当时滇南土匪主要以晚清遗留的散兵游勇和一些当地山民为主，有一定的军事训练基础和作战经验，加之长期在这片山岳丛林地带活动，对当地的地形、天候、民情等了解比较充分。在与正规军作战时，土匪往往能够利用山高林密、峡谷纵横的地形特点，充分发挥“来去自如”的优势，让朱德的队伍吃了不少苦头，剿匪任务一时毫无进展。

为了摸清土匪的行动特点，朱德亲自挑选数十名擅长跑步、攀登、爬树的士兵，带领他们到丛林中“探险”——熟悉山路、侦察敌情。晚上，他结合在讲武堂学到的军事理论，反复研究正规部队与土匪作战失败的战例，探索克制

胜的战术打法。通过研究，朱德发现正规部队在与土匪作战过程中，往往采用讲武堂讲授的“制式战法”——规规矩矩、一线平推。而土匪恰恰是抓住这一点，将己方队伍化整为零，让浩浩荡荡的剿匪部队找不到敌人，再乘其不备突然袭击。这种方法屡试不爽，导致剿匪部队处处被动。

朱德决心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”，以更为灵活机动的战法来搜索、歼灭土匪。他将战法概括为“26字真经”：秘密、迅速、化整为零、声东击西、忽南忽北，打得赢就打、打不赢就走。朱德将步兵一营分为20多个战斗分队，在多条进攻道路上搜索前进。发现小股敌人，就追击到底，力求全歼；发现大量敌人，就跟踪监视，同时迅速联络附近友军，形成兵力优势之后再围而歼之。这样，部队的机动性、灵活性大大增强，从根本上扭转了对土匪“找不到、跟不上、灭不净”的被动局面。

在随后两年时间里，朱德带领部队与土匪战斗数十次，歼敌千余人，打垮了十几支臭名昭著的土匪队伍，还有许多土匪逃离滇南地区，匪患基本消除。值得一提的是，3年之后，朱德出任滇南少将旅长，在驻防的川南地区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剿匪斗争，他的“26字真经”也在实践中发展深化。1937年5月，朱德在美国作家尼姆·威尔斯谈到滇南往事时，曾这样说道：“我用以攻击敌军而获得绝对胜利的战术是流动的游击战术，这种战术是我从驻在中法边界时跟蛮子和匪徒作战的经验中得来的。”这种经典的游击战术，后来成为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法宝，也是朱德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。